

宋代文化研究

◎第二十一輯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
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

編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家文化研究

——

——

——

宋代文化研究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
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

編

◎第二十一輯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責任編輯:舒 星
責任校對:袁 捷
封面設計:墨創文化
責任印製:王 煒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宋代文化研究. 第21輯 /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,
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編. —成都: 四川大學出版
社, 2014. 12

ISBN 978-7-5614-8288-9

I. ①宋… II. ①四… III. ①文化史—研究—中國—
宋代 IV. ①K244.0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5) 第 004910 號

書名 宋代文化研究(第二十一輯)

編者	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四川大學宋代文化研究中心
出版	四川大學出版社
地址	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(610065)
發行	四川大學出版社
書號	ISBN 978-7-5614-8288-9
印刷	四川和樂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成品尺寸	148 mm×210 mm
印張	15.25
字數	379 千字
版次	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	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價	56.00 圓

版權所有◆侵權必究

◆讀者郵購本書,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。

電話:(028)85408408/(028)85401670/
(028)85408023 郵政編碼:610065

◆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
寄回出版社調換。

◆網址:<http://www.scup.cn>

主 編 郭 齊

執行主編 張尚英

顧 問 (以姓氏筆畫爲序)

王水照 安平秋 朱瑞熙 胡照曦

章培恒 曾棗莊 劉 琳

編 委 (以姓氏筆畫爲序)

刁忠民 王兆鵬 王智勇 尹 波

李文澤 吳洪澤 周裕鍇 馬德富

郭 齊 陳廣宏 粟品孝 董洪利

彭 華 舒大剛 楊世文 劉復生

目 錄

宋代儒學的陰陽論初探 王曾瑜/1

宋朝舉人的科舉夢 朱瑞熙/27

南宋二江諸儒與南軒之學返傳回蜀 胡昭曦/58

《宋會要輯稿》整理序言 劉 琳/80

蜀學光大,《會要》新生 王瑞來/110

《宋會要輯稿·刑法》注、空格探析 馬泓波/116

南軒“孝悌”學案 舒大剛/126

宋代社會文化大背景下的音韻學

——以宋代官修韻書、古音學研究著述為例分析 李文澤/163

宋、明學案在宋明學術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郭 齊/182

王安石《周官新義》的經學特點及其學術影響 夏 微/187

魏了翁的《禮記要義》 潘 斌/199

王安石尊孟之原因及其影響 屈永剛/216

張栻著作整理的幾個問題 楊世文/228

宋人文集誤收詔令續考 王智勇/253

《道璨全集校注》前言 黃錦君/259

張俞生卒年及殘佚詩文考錄 吳洪澤/273

宋代蜀人別集敘錄(一) 李冬梅 何 靜/285

宋代酒文化考察 李映發/320

南宋中葉時文典範

——“永嘉文體”與“止齋文法”考論 李建军/343

蘇軾草書筆法理論發微 王萬洪/362

宋元“說話”研究概述 戴瑩瑩/376

試論宋真宗時期的宮廷宴飲 楊倩麗/397

北宋孔像冕十二旒考論 陳立軍/412

淺析朱熹論諸葛亮 薛會新/420

2012年宋遼夏金文化研究論著目錄索引 王蓉貴/432

宋代儒學的陰陽論初探

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

王普瑜

據現代的研究，早在先秦時代，《周易》講陰陽，是樸素的辯證法；《洪範》說五行，是原始的唯物論。兩者都是華夏族對宇宙哲理和物質結構的天才的探討。戰國鄒衍將此二說混合，得到後人長期沿用。如宋人司馬光《易總論》說：“易者陰陽之變也，五行之化也。”其實《周易》中並無“五行”。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五《五行無絕理》說：“且五行本乎陰陽，使世一日而無陰陽，其可乎？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。”

《莊子·天下》早已對儒家經典總結說：“《詩》以道志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禮》以道行，《樂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陰陽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到了宋代，程頤《易序》概括說：“《易》所以定吉凶，而生大業。故易者，陰陽之道也；卦者，陰陽之物也；爻者，陰陽之動也。”《朱子語類》卷一〇一說：“陰陽升降便是易。易者，陰陽是也。”他們對《周易》基本理論的概括，比司馬光準確。

按現代學者的研究，中國先秦時代談論辯

證法最多的，應是《周易》和《老子》，而《周易》的辯證法主要就體現在陰陽的概念上。由於陰陽是中國古典哲學重要的、特有的概念，在外文中並無相應的詞彙可供意譯，所以陰陽一詞譯成外文，就只能音譯。

如今早已進入基本粒子的時代，五行說就過於淺陋了。但陰陽說還不能認為是絕對的過時。陰陽是中醫的理論基石之一，此說並無人體解剖學的基礎，也無法使用人體解剖學加以驗證。但中醫的理論認為，欲保持人體的健康，就須求得陰陽之平衡，陰陽失調，就是病體。這觀點對人類健康仍然是有用的。

陰陽的概念與矛盾統一律有相似和相通之處，但也難以用後者完全包容和取代。例如水之北為陽，水之南為陰，山之北為陰，山之南為陽，就無法納入矛盾統一律中。《孫子·行軍篇》說：“凡軍好高而惡下，貴陽而賤陰，養生而處實，軍無百疾，是謂必勝。丘陵堤防，必處其陽，而右背之。此兵之利，地之助也。”《地形篇》強調“通形者，先居高陽，利糧道，以戰則利”。“險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居高陽以待敵；若敵先居之，引而去之，勿從也。”^①此兩處所使用的陰陽概念，就與矛盾統一律並無相似和相通之處。

古人很早就懂得，天地間的萬事萬物，一般都有對應或對立的兩極，這在老子的《道德經》中，闡述尤為充分。陰陽一詞，似乎就總括和表達了這種觀念。其四十二章說：“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”晉人郭象《莊子注》說：“天道陰陽運行則為道，自無而有，自有而無則為化，此皆一陰一陽之妙。”

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一一載程顥說：“天地萬物之理，無獨必有對。”“萬物莫不有對，一陰一陽，一善一惡，陽長則陰消，善增則惡減。斯理也，推之其遠乎？人只要知此耳。”《朱子語類》

^① 吳九龍、楊炳安、吳如嵩、穆志超、黃樸民：《孫子校釋》，北京：軍事科學出版社，1990年。

卷七二引申說：“天下事那件無對來，陰與陽對，動與靜對，一物便與一理對。君可謂尊矣，便與民爲對。”《近思錄》卷一注引朱熹說：“陰與陽對，動與靜對，以至屈伸、消長、左右、上下，或以類而對，或以反而對。反復推之，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。程子謂惟道無對，然以形而上、下論之，亦未嘗不有對也。”王安石則有時使用“對”，有時使用“耦”^①。《王文公文集》卷二五《洪範傳》則進一步說：“耦之中又有耦焉。”都反映了宋儒對事物必有兩極的認識。

陰陽一詞，在古時應用非常廣泛，除了儒學外，且不說本土的道教，就是本無陰陽概念的印度佛教，經歷中土化後，也使用陰陽的概念。除傳統中醫廣泛使用陰陽的概念外，農學、算學、兵法、武術、天文曆法、音樂、篆刻等，也都使用。下至占卜、講求風水者，又稱陰陽家。至於儒學者們對陰陽的理解和解釋，其實卻是各說各的。我曾建議一些學者，能否寫一部古代的陰陽學，從衆多的論說中，區分其迷信的、荒誕的糟粕，提煉其多少有點科學的、合理的精華。這對於研究、發揚和宣傳中華文明，並非一件不足掛齒的事。然而言事易，行事難，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，談陰說陽幾乎俯拾皆是，面對如此龐大而浩繁的信息量，要做出科學的梳理，難度極大。

如果縮小研究範圍，僅就宋代儒學的陰陽論試做初步梳理，漸及其他，可能還是一個研究的出路和辦法。我早就承認，不通先秦典籍，是個人治史的重大缺陷之一，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知識也是相當地欠缺。研究宋儒的陰陽論，確是在啃苦果。本文肯定會有缺陷。雖然事先也曾請教一些學者，力求彌補，但發表後仍懇請行家們多加批評和指正。

^① 漆俠：《宋學的發展和演變》第十章，見《漆俠全集》第六卷，石家莊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90~292頁、第363~367頁。

一、對“一陰一陽之謂道”的解釋

《周易·繫辭上》說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。”此語很有概括性，卻又提供了人們做不同的解釋的餘地。宋代儒者圍繞着陰陽是什麼，各有各的解釋，甚至同一人的解釋，也可能自相矛盾。

北宋劉牧《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·太皞氏授龍馬負圖第一·論上》說：“乾坤爲陰陽造化之主。”以上的解釋，是將陰陽作爲乾坤變化之道。

胡瑗《周易口義·繫辭上》說：“夫天本在上，地本在下，及夫天氣下降，地氣上騰，陽極則變而爲陰，陰極則反而爲陽。陽剛而陰柔，陰消而陽伏，剛柔互相切摩，更相變化，然後萬物之理得矣。”“大始者，是陰陽始判，萬物未生之時也。乾者，天之用也。夫乾以天陽之氣在於上，故萬物莫不始其氣而生，莫不假其氣而成，得其生者，春英、夏華、秋實、冬藏，承其氣而成者，則胎生、卵化、蠕飛、動躍。是乾知大始，起於無形。而入於有形也。”“是一陰一陽，互相推蕩，天覆而地載，日照而月臨，所以謂之道也。”《周易口義·說卦》說：“大《易》之道，既以盡天地萬物生成之性命。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其地能承受天之氣，而生成萬物。”《周易口義》卷五《頤》說：“天地以陰、陽二氣，流佈於四時，發而爲日月風霆，散而爲雨露霜雪，使蠢動萬類，皆遂其性，而安其所，此天地所以能養於萬物者也。”《周易口義》卷九《歸妹》說：“夫天地之道，陽氣下降，陰氣上昇，陰陽交通，二氣相感，然後萬物生。若其二氣不相交感，則萬物孰由興發而生成也。”《周易口義》卷一〇《渙》說：“以形言之，謂之天；以氣言之，謂之陰陽；以主宰言之，謂之（上）帝。”以天帝爲陰陽的主宰，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解釋。他時或將陰陽理解爲

“氣”，即物質，而時或將陰陽視為“立天之道”。

劉敞《公是集》卷三八《重黎絕地天通論》說：“昔天地之始判也，清者在上，濁者在下，在上謂之陽，在下謂之陰，其已久矣。然而《書》獨曰‘重黎絕地天通’，何哉？曰：凡天地者，名也；清濁者，體也；陰陽者，氣也。是雖人物而有上下之異，然其治乃反在人。人者，天地之心也，故人道治，則天地適其位，清濁安其常，陰陽辨其序；人道不治，則上下交亂矣，其名雖不變，其體雖不雜，其氣雖不改，然其政擾矣。”他也是將陰陽作為“氣”，即物質。

李觀《直講李先生文集》卷四《刪定〈易〉圖序論·論一》說：“夫物以陰、陽二氣之會，而後有象，象而後有形。象者，胚胎是也；形者，耳、目、鼻、口、手、足是也。”“天降陽，地出陰，陰陽合而生五行，此理甚明白。”他同樣將陰陽理解為“氣”，即物質。

《正統道藏》載彭耜《道德真經集注》卷一三引王安石《老子注》說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，而陰陽之中有冲氣，冲氣生於道。道者，天也，萬物所自生，故為天下母。”同書卷二引王安石《老子注》說，“道有體有用。體者，元氣之不動；用者，冲氣運行天地之間。其冲氣至虛而一”，“蓋冲氣為元氣所生”。如前所述，“冲氣”一詞來自《老子》，但王安石將元氣與冲氣作為對應的兩種氣，與陰陽同為物質。《楊龜山先生集》卷七《王氏〈字說辨〉》引王安石之說：“有陰有陽，新故相除者，天也。”宋儒一般都承認陰陽是有變化的，但對其變化，大多數人都持循環論觀點，見本文前後所引；而王安石卻提出陰陽變化是“新故相除”，則是宋儒的陰陽論中和古代思想史上的卓識。

司馬光《溫公易說》卷一說：“陽非陰則不成，陰非陽則不生。陰陽之道，表裏相承，陰勝則消，陽勝則亢，是故乾坤以陰居

陽，以陽居陰，不皆爲咎也。”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》卷六一《答李大卿孝基書》說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然變而通之，未始不由乎中和也。陰陽之道，在天爲寒燠雨暘，在國爲禮樂刑賞，在心爲剛柔緩急，在身爲饑飽寒熱，此皆天人之所以存，日用而不可免者也。”“故陰陽者，弓矢也；中和者，質的也。弓矢不可偏廢，而質的不可遠離。”同書卷六三《答韓秉國書》說：“自有天地以來，陽極則陰生，陰極則陽生，動極則靜，靜極則動，盛極則衰，衰極則盛，否極則泰，泰極則否，若循環之無端，萬物莫不由之，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，此皆天地之心。”他將陰陽說成是“天地之心”，儘管也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解釋，卻認爲陰陽是天地變化之道。

蘇軾《東坡易傳》卷七說：“陰陽果何物哉？雖有婁曠之聰明，未有得其仿佛者也。陰陽交，然後生物；物生，然後有象；象立而陰陽隱矣。凡可見者，皆物也，非陰陽也。然謂陰陽爲無有，可乎？雖至愚知其不然也……聖人知道之難言也，故藉陰陽以言之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。一陰一陽者，陰陽未交，而物未生之謂也。喻道之似，莫密於此者矣。”蘇軾認爲“陰陽未交，而物未生”，“陰陽交，然後生物，物生，然後有象”，將陰陽視爲“生物”，即產生事物的主宰，如今看來，反而沒有什麼道理。他又繼續說：“陽一交而生物，其始爲水，水者，有無之際也，始離於無而入於有矣。老子識之，故其言曰：‘上善若水。’又曰：‘水幾於道。’”正如漆俠先生所說：“蘇軾把水看做老子哲學有無之際的一個界限，把水看做宇宙萬物生成過程中原生物質或者最初的第一種物質，這種看法在中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是較爲突出的。”^①《東坡易傳》卷八說：“陰陽，二物也。其合也，未嘗不雜；其分也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未嘗雜也。故曰‘陰陽合德，而剛柔有

① 漆俠：《宋學的發展和演變》第十四章，見《漆俠全集》第六卷，第396頁。

體’。陰陽合德，故雜；剛柔有體，故不越。”此處又將陰陽作為“二物”。

其弟蘇轍《樂城遺言》說：“易曰：‘一陰一陽之謂道。’坡公以為陰陽未交。公以坡公所說為未允。公曰：‘陰陽未交，元氣也，非道也；政如云，一龍一蛇之謂道也，謂之龍亦可，謂之蛇亦可。’”他與其兄的解釋正好相反，說陰陽是“元氣”，即原始的、無法憑肉眼觀察的物質，而“非道”，即非乾坤變化之道。

周敦頤儘管並不使用“宇宙”一詞，而《太極圖》卻有其宇宙生成的模式，“無極而太極也，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。靜極復動，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，分陰分陽，兩儀立焉”。“陽變陰合，而生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也”。此說與《周易》稍異，其實卻是不做細緻的、個別的自然現象觀察，僅憑借想像，就不費氣力地構築其宇宙生成的模式。

邵雍《皇極經世書》卷一一《觀物篇五十一》說：“物之大者，無若天地，然而亦有所盡也。天之大，陰陽盡之矣；地之大，剛柔盡之矣。陰陽盡而四時成焉，剛柔盡而四維成焉。夫四時、四維者，天地至大之謂也。”卷一二《觀物篇五十七》說：“天與人相為表裏，天有陰陽，人有邪正。”卷一三《觀物外篇上》說：“太極既分，兩儀立矣。陽下交於陰，陰上交於陽，四象生矣。陽交於陰，陰交於陽，而生天之四象；剛交於柔，柔交於剛，而生地之四象，於是八卦成矣。”“一氣分而陰陽判，得陽之多者為天，得陰之多者為地，是故陰陽半而形質具焉，陰陽偏而性情分焉。”“無極之前，陰含陽也；有象之後，陽分陰也。陰為陽之母，陽為陰之父。”“陰陽之中各有天、地、人，天、地、人之中各有陰陽，故參天兩地而倚數也。”此說與前說“天之大，陰陽盡之矣”，“天有陰陽”，顯然自相矛盾。前說僅將陰陽局限於“天”的範疇，而後說則包括了“天、地、人”。同書卷一四《觀物外篇下》說：

“萬物各有太極、兩儀、四象、八卦之次，亦有古今之象。陰陽分而生二儀，二儀交而生四象，四象交而生八卦，八卦交而生萬物。”其實是重複《周易·繫辭上》“《易》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之說。又說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道無聲無形，不可得而見者也。故假道路之道而爲名，人之有行，必由乎道。一陰一陽，天地之道也，物由是而生，由是而成者也。”“自下而上謂之昇，自上而下謂之降。昇者，生也；降者，消也。故陽生於下，而陰生於上，是以萬物皆反生。陰生陽，陽生陰，陰復生陽，陽復生陰，是以循環而無窮也。”邵雍的宇宙生成模式儘管與周敦頤不同，但僅憑藉想像，而不費氣力地構築，是其共同點。但總的看來，他是將陰陽視爲“天、地、人”的變化之道，而“無聲無形，不可得而見”，這是有某種科學內涵的。

張載《正蒙·神化篇》說：“氣有陰陽，推行有漸爲化，合一不測爲神。”其《太和篇》說：“造化所成，無一物相肖者，以是知萬物雖多，其實〔無〕一物無無（後一‘無’字疑衍，似應移前）陰陽者，以是知天地變化，二端而已。”他至少在某些場合將陰陽視爲物質，其《太易篇》說：“陰陽，氣也。”其《乾稱篇》說：“太虛者，氣之體。氣有陰陽，屈伸相感之無窮，故神之應也無窮；其散無數，故神之應也無數。”《橫渠易說·繫辭上》說：“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，故謂之道。”“運於無形之謂道，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”，則認爲陰陽“無形”，綜合以上說法，則是無形的物質。

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一一載程顥說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陰陽亦形而下者也，而曰道者，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，元來只此是道，要在人默而識之也。”謂之“形而下”，當然就是“器”，即物質。此書卷一五也載程顥說：“離了陰陽更無道，所以陰陽者是道也。陰陽，氣也，氣是形而下者，道是形而上者，形而上者則是密

也。”他將陰陽理解為“氣”，即物質。另一處說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，此理固深，說則無可說。所以陰陽者道，既曰氣，則便是二，言開闔，已是感，既二則便有感。所以開闔者道，開闔便是陰陽。老氏言虛而生氣，非也。陰陽開闔，本無先後，不可道今日有陰，明日有陽。如人有形影，蓋形影一時，不可言今日有形，明日有影，有便齊有。”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一五的上引兩段話，原是作為“伊川先生語”，但又說“或云明道先生語”，我是對照二程其他說法，推斷為程顥之說。《河南程氏粹言》卷一《論道篇》說得更明確：“離陰陽則無道。陰陽，氣也，形而下也；道，太虛也，形而上也。”此書卷二《天地篇》說：“老氏言虛能生氣，非也。陰陽之開闔相因，無有先也，無有後也。可謂今日有陽，而後明日有陰；則亦可謂今日有形，而後明日有影也。”以上兩段看來也應是程顥之說。

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三載程頤說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道非陰陽也，所以一陰一陽，道也，如一闔一辟謂之變。”此書卷一八說：“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。”《河南程氏經說》卷一《易說·繫辭》說：“《易》之準道，無有形體，道者，一陰一陽也，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。”程頤《易序》說：“所以‘《易》有太極，是生兩儀’。太極者，道也；兩儀者，陰陽也。陰陽，一道也；太極，無極也。”程頤卻將陰陽理解為“無有形體”的“道”，不是物質，而有別於張載、程顥，與邵雍相同。“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”也隱含着宇宙無始無終的概念，儘管未曾使用“宇宙”一詞，也無古人早已提出的宇宙即時間與空間的科學概念。《河南程氏粹言》卷二《天地篇》說：“動極則陽形也。是故鑽木憂竹，皆可以得火。夫二物者，未嘗有火也，以動而取之故也。擊石火出亦然。惟金不可以得火，至陰之精也。然軋磨既極，則亦能熱矣。陽未嘗無也。”此段話估計可能是程頤所說，含有將陰陽理解為“無有形

體”的“道”之意。但是，《周易程氏傳》卷三又說：“陰陽二氣，相感相應而和合，是相與也。”則又是將陰陽解釋為“氣”。

南宋朱熹《周易本義》卷三對“一陰一陽之謂道”的解釋是“陰陽迭運者，氣也，其理則所謂道。”《朱子語類》卷一說：“有是理，後生是氣，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，此性自有仁義。”卷七四說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陰陽是氣，不是道，所以為陰陽者，乃道也。若只言陰陽之謂道，則陰陽是道。今曰一陰一陽，則是所以循環者，乃道也。一闔一辟謂之變，亦然。”他認為陰陽是“氣”，即物質，而不是其運行規律，即道。又說，“此與一闔一辟謂之變相似。陰陽非道也，一陰又一陽，循環不已，乃道也。只說一陰一陽，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，此理即道也。”“《易》說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這便兼理與氣而言。陰陽，氣也，一陰一陽，則是理矣。”“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太極也。”卷九四記載：“問：‘一陰一陽之謂道，是太極否？’曰：‘陰陽只是陰陽，道是太極。’”“太極動而生陽，靜而生陰，非是動而後有陽，靜而後有陰，截然為兩段，先有此而後有彼也。只太極之動便是陽，靜便是陰，方其動時，則不見靜，方其靜時，則不見動。然動而生陽，亦只是且從此說起。陽動以上更有在。程子所謂‘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’，於此可見。”卷九八說：“陰陽即氣也，豈陰陽之外，又復有游氣。所謂遊氣者，指其所以賦與萬物。一物各得一個性命，便有一個形質，皆此氣合而成之也。”“一陰陽，道也；陰陽，器也。”卷九九又進一步解釋說：“蓋陰陽雖是器，而與道初不相離耳。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！”他將陰陽作為“氣”和“器”，視為無形的物質，而太極才是體現陰陽變化之“道”，雖是另立一說，如今看來，反而距離科學的認識更遠。

後熊剛大註《性理羣書句解》卷一七繼承朱熹之說：“陰陽，氣也，然氣非理不行，所以使陰陽之運轉，蓋有理以為之主，所謂